

隨文學悲歡憂喜輾轉跋涉

也斯 逝者如斯夫

本報記者 洪捷 李夢



◀也斯的逝世，是本港文學界的損失
本報攝

……
你帶着這麼一本書離去
裡面有幾年的悲歡憂喜
高興你帶着它輾轉途中
不曉得會遇上什麼
飄流隨水還是零落沾塵
你們已不是我可擔心的了……

這首《送別友人，和一本書》，是也斯（原名梁秉鈞）上世紀七十年代於《中國學生周報》的詩作，那時的他，二十出頭，才氣洋溢，已擔任該周報編輯。由那時開始，他隨着文學「悲歡憂喜」、「輾轉途中」跋涉至今。

本月五日，也斯因患肺癌，在沙田仁安醫院去世，享年六十四歲。

一九四九年生於廣東新會的也斯，一歲那年隨父

母來港。彼時逢戰亂，也斯父母嗜書，遷徙中寧願少帶些家中值錢物件也一定要捎上藏書。也因此，初來港的也斯一家，生活拮据。

獲首屆文學雙年獎

也斯的童年在香港仔黃竹坑度過。外祖父好舊體詩，愛與外孫談論文人軼事，母親也常跟他提及《長恨歌》和《赤壁賦》等名篇。如此家教，令也斯自小對中國古典文學有了濃厚興趣。他的散文，如《賣木屐的老人》和《草蜢》等，愛用短句，古雅清麗，頓挫抑揚中頗見出古典文學底蘊。

小學將畢業時，也斯隨家人搬去北角，也是那時起，他開始閱讀現當代作品，朱自清主編《新文學大系》詩歌卷是他的新詩啟蒙。入讀中學後，他曾在尖沙咀的舊書攤上找到若干外國名著，從中讀出興味，也因此，大學便去浸會大學外文系。

對文學一腔熱誠的也斯，首部小說集《養龍人師門》卻是在台灣高雄出版，出版社更很快結業了。儘

管後來的《島和大陸》與《三魚集》受到好評，冷靜而帶知性的《布拉格的明信片》才是也斯在文學上展現光彩之作，獲第一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雙年獎。而〇九年的《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中的黑色幽默更是爐火純青之作，令他再摘第十一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雙年獎。

散文與詩作品較多

相比小說，散文與詩，才是他平生中作品量較多及廣為文學愛好者愛讀部分，曾出版十多本散文集及約十本詩集。《半途：梁秉鈞詩選》獲第四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新詩組雙年獎。他的詩作，像香港人，在現實都市中游走，卻又不甘形影役役。也斯常旅行，說是這樣能讓自己「多看看這個世界」。他在柏林的街頭走，在法國普羅旺斯沙可慈修道院的木屋子裡住。他寫城市、寫食物、寫電影，既生活，也脫俗，製造特有的浪漫。也斯好美食，也深諳品鑒食物之道。在《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中，他領了讀者，順着上環和中環的大小街巷，繪出一幅豆腐花、豬腸粉、牛肉乾和炒栗子的「食物地圖」。

當然，他寫吃，並非止於烹飪煎炒，又或將食材調料羅列外加一串「人間難覓」的感嘆，而是總能從那些華麗或樸素的食材後面，找出食物與個體處境的大小關聯。他最喜歡的導演是路易·馬盧，其電影《與安德烈吃晚餐》令也斯笑言：「在香港完全沒機會拍出來，有誰願意去拍兩個男人吃飯談天？」

也斯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外文系，一九七八年赴美攻讀研究生，一九八四年獲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比較文學博士學位。回港後，曾任教香港大學英文及比較文學系。這樣的學術背景，令也斯的翻譯及比較文學作品也很豐盛。也斯不忍看到半世紀前的香港文學，像飛機櫃和皇后碼頭一樣，湮滅在歷史煙塵中。「我一直在做着打撈香港文學的工作。」去年書展接受記者採訪時，他說。為了提高香港文學在國際上的地位，他經常到世界各地參與交流、演講、駐場文學家、詩歌創作等活動，與國際上著名文學家成為好友。許多文學界的朋友都說，也斯在國際上的地位，遠比他在香港人心目中更高。他是本港作品外譯數目最多的文學家，詩、小說及散文被翻譯成英、法、德、荷蘭、日、韓、阿拉伯、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等十多種語言。特區政府於二〇〇六年向他頒發榮譽勳章。二〇一〇年，藝術發展局頒「年度最佳藝術家獎」予也斯。也斯走了，在世時，他為文學奔忙、呼籲，最擔心的，就是文學、就是香港。離世時，但願他終於放開，「你們已不是我可擔心的了。」在他喜歡的地方笑談吃喝。



▲也斯（左二）與友人在去年香港書展「人文對話」講座上對談，左一為葉輝

本報攝

也斯作品一覽	
1972	《灰鴿早晨的話》（散文集）
1977	《神話午餐》（散文集）
1978	《雷鳴與蟬鳴》（詩歌）
1979	《養龍人師門》（短篇小說集）
1981	《山水人物》（散文集）
1982	《剪紙》（中篇小說）
1985	《書與城市》（評論集）
1985	《游詩》
1985	《山光水影》（散文集）
1987	《島與大陸》（短篇小說集）
1987	《城市筆記》（散文集）
1988	《煩惱娃娃的旅程》（長篇小說）
1988	《三魚集》（中篇小說）
1994	《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小說）
1995	《游離的詩》（詩歌）
2003	《在柏林走路》（詩歌）
2003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三城記小說系列）
2008	《也斯的香港》（文字、照片）
2012	《人間滋味》（散文集）
2012	《香港文化十論》（評論集）



▲也斯的部分作品

本報攝

友人：樂觀幽默愛好廣泛

【本報訊】本報記者李夢、周怡、關衛寧報道：四十年前，葉輝在旺角「友聯」書店買到也斯的散文集《灰鴿早晨的話》，自此，也斯的作品便影響了他，也斯書中的思想也啟發了他。「他教會了我們要知道自己的『根』在哪裡。」葉輝說。

有關香港本地文化的種種，常在也斯的散文和詩中出現。平凡到一隻菠蘿包，經了他的筆，都能添上些妙趣和意味。

尋常詞句蘊藏深意

「他總是把尋常事物寫得那麼美好，讀他的詩總能讓人會心微笑。」編舞家梅卓燕說。她上世紀八十年代因為一場演出結識了也斯，從此便成了朋友。那時，梅卓燕和一衆編舞參與香港舞蹈團的《舞文》，將白先勇、也斯和余光中的詩融入舞，想嘗試舞蹈和文學交匯共生的可能。

梅卓燕參演了以也斯詩作為藍本的《游離的詩》，也喜歡上那些尋常詞句間蘊藏的味道。「初讀也斯作品的人會覺得他寫的東西太瑣碎了，苦啊啊蓮葉啊木屐啊，這些看似無關緊要的物件常被牠寫進詩裡。」但讀久了，梅卓燕才覺出這些尋常之外的「意味深長」，「其中滿是對人生的體悟和感懷」。《舞文》後，梅卓燕也曾將若干篇也斯詩歌如《木屐》和《蓮花》等，改編成舞蹈。

「也斯的文學是多元化的。」葉輝說：「他讓我知道了文學不只是文學。」

在朋友眼中，也斯是個「很有生活感的人」，幽默，樂觀，聚會上少了他的笑和他的調侃，大家都會覺得寂寞。當初梅卓燕去美國留學，在紐約見到也斯，也斯便帶她「去各處玩」，去看展覽，去當地的小咖啡館坐下來飲杯咖啡聊聊天。

「他是個美食家。」梅卓燕說。可他並非只挑貴的或不尋常的，「普通百姓家的粗茶淡飯，他也能品味出別致的感覺」。

甚至他會在家中不定期安排小型聚會，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研究助理、青年作家鄭政恒常被牠喊去家裡，吃飯飲茶聊聊天。「公事私事什麼都聊。」鄭政恒說，也斯常常問來他家做客的年輕人最近讀了什麼書，看過哪些電影，又或找到什麼研究方向。「他是個愛好很廣泛的人，喜歡看電影，也喜歡Bob Dylan的歌。」

雖患病但不抱怨

可兩年前突來的一場病，卻讓這樣的小型聚會減了次數。也斯不抽煙，兩年前卻被查出患上肺癌。接受採訪時，他自嘲：「不知為什麼偏偏揀上我。」

鄭政恒說，患病後的也斯瘦了很多，拎着相機出門影相的次數也少了，「不過他仍舊很樂觀」。剛剛過去

的那個聖誕節，也斯和葉輝通話，跟他說自己剛剛做了手術正在恢復中，希望休息一段時間繼續工作。「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幾十年了都是這樣，」葉輝說，「不論遇到什麼問題，他都迎難而上。」

梅卓燕也從未見過患病後的也斯抱怨過一句自己的病情，也沒見過他低落抑鬱的樣子。「每次在聚會上見到他，他都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完全看不出是一個病人。」梅卓燕說，也斯把死生看得透徹，「是我們的榜樣」。

曾為大公報寫專欄

而另一位也斯相識相交四十年的老友小思，聽聞也斯過世的消息，情緒也「長久不能平復」。記者致電給她，她連說兩句「我知道了」，並不願就此置評。

「我有太多話要講，但現在沒有心理準備，不想匆忙回答。」小思說。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潘耀明得知也斯逝世，最大的感受便是「意外」。「也斯剛得知病情時，很低調，待他病情穩定後，他還繼續參加一系列活動、講座和學校教育工作，一切看起來都是良好的狀況，如今真的太意外。」潘耀明說。

「也斯以本土題材作品為主，他是中年一代作家中對香港文學影響最大的作家。」三年前，潘耀明策劃的「世界華文文學精讀文庫」，也斯以較高票數入選，也斯無論在創作、出版或文學活動等，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潘耀明表示：「他的離開無疑是香港文學界的損失。」

在潘耀明眼中，也斯很樂觀，患病後還一直參與各種文學文化活動，對促進海內外文學交流有很大的影響。在潘耀明記憶中，他更是勤奮、有毅力的人，「他四十幾歲的時候，還堅持遠赴加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他是一個對自己有追求、有要求的人」。

大公報退休副總編輯馬文通在副刊工作三十年，跟也斯有較多交往。

他回憶說：也斯給大公報寫專欄是從一九八八年開始，在「大公園」有個八百字專欄，由也斯與另外兩位作者輪流執筆，此專欄每日見報；八八年十月改版之後，這個三人專欄停了，也斯獨自為「大公園」寫一個名為「比較文學」的專欄，每周登一次，一千五百至二千字，八九年之後這專欄就停止了。他與也斯往後不時聯絡，一九九二年文學版開版之後，也斯偶來稿，寫詩寫論文。

馬文通續說，也斯熱心給我們介紹作者，曾拿他的名片簿來給他選擇適合的作者，讓他抄下聯絡方法隨後發信邀稿。大約是一九九八年，他會應也斯之邀去嶺南大學聯同其他講者一起向學生做講座，馬文通講解了報章的文藝副刊特色。

體貼編輯 提携後進

深切懷念

「你好！……剛在醫院做了手術，身體較弱，正在休養中。讀書寫稿較慢，需要多點時間。但樂意支持貴報的文藝作品！」

也斯在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回覆了一封電郵給一位素未謀面的編輯。

也斯是編輯們愛戴的作者，也許，他亦曾任編輯，體貼編輯之苦。就算沒時間寫稿，也斯總不忘提携學生，常把學生的文章推薦給編輯們，包括在其作品《普羅旺斯的漢詩》中，負責每篇文章插畫的學生葉曉文。

推動文學從沒停歇

擔任名作《也斯的香港》編輯、同時也是著名作家的舒非，由工作開始，與也斯逐漸成為好友，相知相交，直至也斯去世前不久。

「他在十二月中還與我聯絡，表示因氣促，在東區醫院抽肺積水手術，舒服了些。兩個孩子將回港伴他過聖誕。還祝我聖誕快樂，新年開心。」

也斯的太太居於加拿大，他患病後便回港照顧也斯，令人惋惜的是，一家人團聚只有短短約半月，而也斯尚有高堂老母親，白頭人送黑頭人。

「他在北角看中醫，常相約在北角吃糖水、傾偈。」

舒非聲調低沉地說：「很難過。到最後，他仍把所有精力放在出書、寫文章、推動文學。因此他的病我也不敢樂觀，一直勸他減少工作，卻從沒停歇。」

停下了，歇息了，念茲在茲的，依然未能放下。在舒非的印象中，也斯太愛太愛香港，



▲也斯是去年香港書展年度作家，圖為他出席書展講座

本報記者 洪捷